



韓文

雜著

十二

十四
文
雜書

16
273
12





明 卷 12
號 273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鄆州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

鄆即此今為鄆城縣屬山東兗州府

相傳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

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

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

爛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飲

慰之極湜上侍鄆宗伯鄆塘正謂此

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

伯者文章宗伯也。文頗近質然卓

明橋李蔣之翹韞注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

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一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

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今為平東州屬兗州府以華州刺史禮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

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摠字鄆音運濮音卜○馬公摠也字會元

系出扶風伏波之裔元和十四年二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

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上言以二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

見題注曹古曹國今為曹州屬兗州府濮古顯項之墟曰帝丘今為濮州屬東昌府既

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十一上

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總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名公入且

將用之長慶元年二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名摠還將

夫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

或作以彼之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三年

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正月即位其曰上即

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

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夙志大固惡絕於心

仁形於色搏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搏心一

竭心力搏或作竭一或作戮搏音于時沂密

究切○國語搏本肇末注專也

卒身也

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

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

於政或作于政○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

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延濬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魏博節度使田

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

三方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此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

也崔羣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

永恃以無恐一本無四鄰望之一句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當有若其無之則

下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惟鄆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

年承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已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帥道至元和十

四年敗凡將疆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

所根柢皆驕以易怨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極

力募鎮而公承歿凶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推

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自睽睽

持或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

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

肆或無以憾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億

字或作而憾

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

德音輔罷 蒲慶切

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

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

下或有三也字○精 神全在此數語

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

伯以褒嘉之

或無三公及封 字縣或作郡

公亦樂衆之和知

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

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

既饗其從事陳會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

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繫公之化惟所令之

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管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說文繫繫也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

綴得

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德下或字 無而字 乃

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

壘與屋同○ 壘九州也

有荒不條

河岱之間

不或作有

及我憲考一收正之

收或視 作收

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末信公不

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孟節根之螟孟或作作

詩疏食心日螟食根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史記

宋義曰猛如虎很如羊食吹之煦之摩手拊

之煦音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箴或作針膊音

左傳龍人囚盧蒲就魁殺而膊之城凡公四

上注膊謂去衣曝之磔開也張也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不寧守邦師一作師按平淮西碑公作谿堂

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兼葦公以實燕其

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

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皆自理勿撓勿

櫻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吳才老

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周官注疾雷擊

鼓日駭西京賦駭雷鼓管子官如牛鳴盎中

徵如負家公燕谿堂實校醉飽漉有跳煠岸

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詩子有鐻鼓弗

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晉經詠律

詠音姬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施音谿有賞菘

有龜有魚黃毗實切菘音孤○黃菘公在中

漉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是麻數音亦麻

貓相乳

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

儒或以與連理木頌為幾乎論然反復終篇却以小專立論而關係大體古人文字往往如此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

或作其一母一死其二子飲於成母母且成其

嗚嗚嗚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

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樓又往如之反

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走下或無而字

者下或無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

於所畜者乎哉

義上無仁字非是

北平王牧人以康

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安

伐或作國事既

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

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

其所感應名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

非此類也夫

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易中

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

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

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

之於德

之於身或失於子孫。○失字下或並有之字
○黃震曰通篇觀事極
簡夫得數語是
明論士大夫
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
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為貓相乳說
云可知已下或無既已
字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上策問十三首

此非下歲所作編者

策問只舉一事之可疑者為問而不
設疑詞古人大體益如此今之問者
徒為疑詞而
初無疑事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
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

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

吉凶一

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
諸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不可不
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
聲之諸者不能悉論也○書見周書洪範於
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
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三也
繫辭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
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亦引
易幾事不密為證
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
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

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蘇洵曰：聖人之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而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之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諫者，雖羣臣亦不之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諫非深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文而誤。此因否字之所處無讓者願承教焉。讓下或無者字。者下或不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

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高祖紀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

遠下或無然字非是焉字屬下句讀但其下疑當有有字焉一作鳥亦通其下疑或有

一睹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典與霸亦有

尚乎無也或無與字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

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

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

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

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

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

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又一篇

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者秦穆之德

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

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

穆或作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

侵而亂之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

天下與墨子相反及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

子後有書七十一篇詳見十一卷讀墨子

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

廓如也或無其時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

可推而知不可平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

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

何說之者或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

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
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
乎尚在一作在尚無將字作尚何以救之乎
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
非是○退之一生學術在諸生學聖人之道
此故又不覺其形諸口也
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
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
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服而誑

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人下或
已作身今據上文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
及詳語勢非是以疆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
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
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
或無而字其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
實或作於實
作記非是句
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上或又曰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

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
 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字今將自州縣始
 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歿者可作其
 誰與歸此下或又有又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
 乎而或作所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
 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或無之所
問語俱變化此
更覺其雋永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

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
 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春秋之後其
 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
 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
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畧而不今天下九州四
言乎錙側時切銖市朱切
 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
 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
 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而自
 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

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此非官不足也無盡職之官也自是今古同弊可嘆可恨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委之以或作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語極簡又令人

剖析不盡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易上或有周字今考乾

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

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

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為健

乎二或作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

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於野戰之

於事其足為簡乎野下或有其易六經也學

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之下或無所字

是非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
 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者下或有在此字豐上今
 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
蓋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
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
有此一種 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
 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明此可知民窮財盡之故大抵其弊顯者如
邊警如土木隱者如公門吏胥誅求細民以

其說如何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
 而理者其舜也歟理字皆當作治此試進
○垂衣裳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
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當作
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
天遣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

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又
 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又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
 封山濬川恤刑典三禮彰施又色出納又
 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
 理者何也封一作隨非是書見舜典將亦有深辭隱義
 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
字非是已遠或作二三子其辨焉或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
 德者也德下或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
 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氏或作
已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
 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
 師問禮於老聃聞樂於萇弘是也此下或今
 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
 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通
或無而字〇其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一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後於既切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歿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於字或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鳥或不然則說神仙者矣矣

爭臣論

爭去聲或作諫非是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陽城

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故公作此論譏切之後及裴延齡還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懷慷慨引證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謬曰延齡為相不日麻壇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又年矣後二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益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呂祖謙曰此是意勝反題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未後須用放他一下着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個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厚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此之謂乎樓昉曰此篇是箴規攻擊體

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
看茅坤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

鍵如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

乎哉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

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好學貧

乃求為集賢寫書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

六年已無所不通及進上第乃去隱中餘山

遠近慕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

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

泌為恢號觀察使開城各泌入相薦為

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人皆以為華陽

寧賈東帛名為諫議大夫

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字皆非是○退之

色變為不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

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艸字移易

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諫官

必能以久奉職而城與一弟日夜痛飲人莫

能窺其際皆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

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用前

變却放下去不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

也之時之德或並無之字○茅坤曰若蠱之

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

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蹇上或無以

上字○此段六句是雙關文○則冒進之患生

法韓公特喜用之筆腕近弱應無用匪應不事侯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無也九下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

志可則也蹇六一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

象曰終無尤也之天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臣夫陽子亦

再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

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

於其心百怵中忽著一譬喻與問其官則曰

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

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

之字○一派文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

為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

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茅坤曰以得
 下二段皆用三且字故為進步作波瀾
 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為祿仕乎邵寶曰不消多語只看
陽子將為祿仕乎一轉
 常令陽子飽頸吐舌不敢伸氣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
 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安乎辭尊而居卑辭
 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
 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
 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
 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

哉秩祿武作秩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
 子惡訓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

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

為翹招舉也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

之同列蘇林亦音翹宋元憲曰考他書故雖諫

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

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

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周書君陳○王守仁曰前面意思已說盡了
 生意只在再設問處翰旋一節深於一節茅

坤曰有此轉方愈應之曰若陽子之心如
波濤亦塞後路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人則諫其君出不
滋非是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
 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
 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夫陽子下無一本以
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官以諫為
斛泉隨地而出有許多情趣在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
 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
 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

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
 無窮也王蔡曰此段是明目張若書所謂則
膽說甚疎暢最有神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
得醒學史記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
檀弓文法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各非是又
翻一段作波瀾就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
 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
議端全在守其深也道而不變處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
有下或非有求於聞用也有心字閱其時之不平人

韓昌黎集卷十四
 一七

之不_レ又_レ得_レ其_レ道_レ不_レ敢_レ獨_レ善_レ其_レ身_レ而_レ必_レ以_レ兼_レ濟_レ天下_レ也_レ必或作不孜孜_レ矻_レ矻_レ久而_レ後_レ已_レ苟音故_レ禹過_レ家_レ門_レ不_レ入_レ孔_レ席_レ不_レ暇_レ暖_レ而_レ墨_レ突_レ不_レ得_レ黔_レ彼二_レ聖_レ一_レ賢_レ者_レ豈_レ不_レ知_レ自_レ安_レ佚_レ之_レ為_レ樂_レ哉_レ誠_レ良_レ天命_レ而_レ悲_レ人_レ窮_レ也_レ門下或夫_レ天_レ授_レ人_レ以_レ賢_レ聖_レ才能_レ豈_レ使_レ自_レ有_レ餘_レ而_レ已_レ誠_レ欲_レ以_レ補_レ其_レ不_レ足_レ者_レ也_レ補上一有自字指言天之所授也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其說非是者下無也字耳目_レ之_レ於_レ身_レ也_レ耳_レ司_レ聞_レ而_レ目_レ司_レ見_レ聽_レ其_レ是_レ非_レ視_レ其_レ險_レ易_レ

然後_レ身_レ得_レ安_レ焉_レ聖_レ賢_レ者_レ時_レ人_レ之_レ耳_レ自_レ也_レ時_レ人_レ者_レ聖_レ賢_レ之_レ身_レ也_レ目下或無也字樓昉曰更他聖賢時人一語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各世之見名世之言於_レ賢_レ以_レ奉_レ其_レ上_レ矣_レ若_レ果_レ賢_レ則_レ固_レ畏_レ天_レ命_レ而_レ聞_レ人_レ窮_レ也_レ惡_レ得_レ以_レ身_レ暇_レ逸_レ乎_レ哉_レ則將或作且將皆非是○茅坤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評以為直者欲字若_レ吾_レ子_レ之_レ論_レ直_レ則_レ直_レ矣_レ無_レ乃_レ傷_レ干_レ德_レ而_レ費_レ於_レ辭_レ乎_レ好_レ盡_レ言_レ以_レ招_レ人_レ過_レ國_レ武_レ子_レ之_レ所_レ以_レ見_レ殺_レ於_レ齊_レ也_レ吾_レ子_レ其_レ亦_レ聞_レ

乎招音翹說見前○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子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前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此段假或人之辭以愈曰君子居攻已其言亦甚峻文法最高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以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一作而言傳曰惟善盡言盡言於亂國殊無文理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王維楨曰論亦擅世之奇到末自分疏而以善人能受盡言口獎陽子却亦同互得好冷陽子聞之亦

心平氣和引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哉或無哉字○此末句結得妙絕蘇子瞻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

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其法本此茅坤曰就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起處分毫不此極文家匠手處

改葬服議

儀禮疏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改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歛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定同也其服總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親見尸極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退之此議析理明暢立論詳辨是羽真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緇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茅坤傳稱舉下緇日解經即明辨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

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非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之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等曰改葬之非服鄭文服總三月注云訖葬而除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自爾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文子又曰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

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字或有不
 也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
 亦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
 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
 月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
 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
 之不能葬春秋譏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
 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若有故而未葬雖
 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

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
 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改葬者為
 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
 之葬王季以水齏其墓呂覽惠公說魏太子
 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
 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諸本無故字考
 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
 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

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
妻稚而不能自還雅下或甚者拘以陰陽畏
忌遂葬於其上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
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
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
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
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
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或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

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
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
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
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
而後除也似或作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
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
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啓下或有
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則
或本非是○唐順之曰愚竊以總以三月服
之常也而改葬之總不必三月也何當曰妻
改葬而除覆墓後則不必更服矣

禮記集解卷十四
二十四

為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日如無弔服而加麻

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舊注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此韓

公應試之文一味平暢末路盡道健峻潔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

執豆籩駮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

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

于周朝邦甸侯衛駮于周朝邦甸侯衛駮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

豆籩駮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

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

事子上下或無之字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

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

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

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

贊於教化可以中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

異曠日經父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

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

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然

韓昌黎集卷之四 二十五

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或亦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

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鬯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非上或若知此不可此或將令學生作其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

名苟無也教或作數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

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

什或作然非是如下或有於字○商考之於君傳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

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

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

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一本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

或作禘禘非是按篇內皆作禘禘○禮三年禘祫五年禘祫

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祫有禮

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

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一人議司勳

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

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

南仲等獻議又十七封尚書王綰等

又十又一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

公所排又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

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綰等

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

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

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退之○文

士耳其原道一篇及禘祫改葬服二

議已醇乎儒者矣且見學識正大知

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虞集曰韓公平生為文奇奇怪怪獨於議論典禮處文詞甚醇雅此議與改喪禮議當並成等議相參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令百僚議限

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

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

祀事宗下或有廟字非是凡在擬議不敢自專或在或作

作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

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

適從中生出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

志切效忠切或作在按官不及議今輒先舉

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安

永藏之夾室廟或作之見貞元七年八月

德始立四廟追謚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

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曰元

皇帝廟號世祖玄宗紀開元臣以為不可夫

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

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

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

祭焉或作登焉 一曰

獻懿廟主宐毀之瘞之

毀下或無之字或毀之字再宐字今按

上之字疑當作而

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

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

墀時戰切禮記注土封為壇陰地為墀

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

陳於太廟而饗焉

禮記遠廟為祧注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

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

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

開二

六個月增太以周制推之獻懿一祖猶在壇

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

宐各遷於其陵所

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

世則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

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惑抑恐一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

也 遲諸本作違以意改也甘泉賦祧郊禮神所依今徘徊搖靈屏遲分屏音栖遲

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四曰獻懿廟主宐

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

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

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按唐書天寶二年加號玄宗皇帝曰大聖祖又追號大聖祖父周

禮記卷之四

二乙

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大皇，咎繇曰德聖皇帝，
 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改西宮，去元宮，曰太
 清宮，東京，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
 曰太微宮，其於或作於其，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
 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
 其於或作於其，有爲字之下，一無子字，
 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皆
 非，又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
 是，又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中柳是
 等十一人，又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
 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
 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
 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

稀四字本無去壇去墀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議
 皆非四字祭法本主又之猶通也言漸而漸遠也
 皆非皆非管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
 是是月立煬宮定公九年九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
 非禮也非禮也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
 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又說者皆所不可其所一作
 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
 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
 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
 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故臣
 傳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詩商頌玄王極撥注契也后稷見大雅
 祭之生民篇按史記三代世表契稷皆出自
 帝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
 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室非傳於後代之
 法也蓋以或作蓋傳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為父屈也見左傳文公二十二年語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室
 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室從昭穆之列祖以孫
 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入情之神或作
神之非是

又常祭甚寡合祭甚寡或作頻新書則是

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顏真卿廟享議曰太祖景皇帝

以受命始封之功處不世不遷之廟配天崇
 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
 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爵族之禮廣尊天之
 道此實太祖明神系系之本意亦所以化被
 天下率循孝悌也朱熹曰韓公本意獻祖
 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
 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
 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
 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
 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
 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
 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

之祭常水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遠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正道曰韓公議此甚是且謂禘祫之時景皇帝宣從昭穆之列可見神祫之禮昭穆咸在不止如昭穆所云也但未嘗明獻懿一主爰藏何所且前既以來室為非矣又取禮記所云藏於祧廟百世不毀之說不知夾室與祧廟何以分別有尊卑否也此韓公皆未明言獨朱子推之以獻祖為始祖百世不遷懿當遷於西夾室云云思恐此是朱子之意耳韓公之意未可知果何如也且既曰太祖便當太廟東向之事異般位今云以次列於諸室甚是不通

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
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

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議下或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此皆
糟粕之論不魯窺得顏氏一此皆
抵以其省試之文故存之但筆談云
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
主試官乃陸宣公贊也初閱昌黎卷
黜之叙次年復試是題陸宣公復
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竟中
第其說恐不足信固
有志狀年譜可按也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
 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或曰
由或曰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
 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
 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
 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
 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
 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
 而後為過也所上或有生于其心則為過矣
故字非是

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
 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
 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上不
 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
 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

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
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亦不
亦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
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不以富貴妨其道
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
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
致是以太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卜謂其
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
也不然大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

遠或無不然字下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

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

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

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或無謹論一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

以祕為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
字者皆非是稅當作稅其字从衣輸
後反亦音吐外反○博雅遇制追服
謂之稅○退之既為此書宋劉原父
亦嘗辨其說而論之日曾子曰小功
不稅則其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韓子嘗用於人見其貌威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其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於其骨肉之親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新故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基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基斷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止于神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以大功無

加以親親也亦有加以者哉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及稅也夫曾子降於情而不及之失禮也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祖哭之為隔夫若是矣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庶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庶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時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
 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以上諸本有是字
鄭注無此語只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
 功不以上或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
 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
 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或無禮浴人
 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功服或作功之服適
十一歲至十五歲為長殤十七歲至二十歲為中殤二十歲至三十歲為下殤七十歲以上為無服之殤生
未二三月為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
不為殤

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人或作時各下或
字亦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
疑誤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
 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
 為之服者豈率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
 聞於新故歟哉上登字下今特以訃告不及
 時聞或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
 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而其服
 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感感或作感
容類下或有

於字或或作服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
 稅下或無者字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
 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
 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憚示
 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此不果鞠躬親
 問而以書弱一作溺○唐庚曰泥水馬弱以
 此為文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
 之法也之甚快息尤深深或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非是○茅坤曰此篇在

兩不遇上一相感慨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

諸本作二十餘年或

作二十年餘或作廿年餘按說文廿音入十并也舟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各廿廿數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舟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亦皆然
 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換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京師諸生以薦

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有名下或公卿大夫知

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歎字而為

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

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俱初入太

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

歸又止之不歸者及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

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

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

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

請諭留蕃或無論字諭或作論○國子太學

七月城自諫議大夫四門律書第為六館貞元十一年

夫罷為國子祭酒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

生出道州不果留貞元十一年九月歐陽詹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一本歐

陽詹生如史稱轅固生樂或者曰蕃居太學

諸生不為非義葬歿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

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無

非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

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

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節之士不
 從亂茲非其勇歟此此禮切○建中四年十月
 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為主
 愔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茅
日應轉禮部
 不薦本意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
 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
 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
 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溪之高下然則澤之
 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氣上或
 有
鏡日一路叙事精簡得此
 一段議論性覺姿態橫生故凡貧賤之七必

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茅坤曰
 丁吾
 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
 無亦字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
 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尚為佐

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
 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駁雜之
 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
 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
 遺公書云頃者論於執事嘗以世俗
 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
 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
 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
 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
 老之術教人使入寢惑揚雄作法言
 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
 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

世譁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于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蓋為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也君可俯仰於俗器豈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田之

也此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也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主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世豈不尚哉○籍遺退之書周無可議退之答籍自認商論不能下氣處然其言亦灑灑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人

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
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
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
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
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
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
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然
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
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
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
囂音榜見上或有所字

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離耳宜之於口書之
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
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僕者耳
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一家有年矣不
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
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
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或無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

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三十而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讀傳云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久為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復出人字說見前○駁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世多非毛穎傳蓋其按言書勸之耳而不知竊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及公年譜云貞元元和七年死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表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年出為永州司馬凡六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此吾所以後此書十有餘歲據言未可通也

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體○裸裎字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手搏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一書云籍不以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致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其知之任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必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論之

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
 為至也夫處一位在鄉其不知聖
 人之道可以言論之論之不入乃舍
 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王廣民
 事至眾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論之
 者豈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論者
 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
 為書為書而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
 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化人者而
 此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上之
 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
 宅或偶時之密亂皆不皇有所為况
 有疾疾言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
 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
 待之六七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
 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
 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以
 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與人

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
 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之六七十乎執
 事目不觀聖人而究聖人之道其不
 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葛懼於年
 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
 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
 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
 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
 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
 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
 以為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
 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
 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不及
 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
 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
 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
 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
 拊拊呼笑是捷氣害性不得其正矣

苟正之不得易所不至焉或以為中
 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
 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籍第
 一書更切當乃退之益不能下氣答
 之不免自多強詞趣固好立言時人
 有以退之此書相示者翹曰予不能
 學退之多所顧思但聞太史公云成
 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耳如
 其身在此史館斷不為子厚所責也黃
 震曰退之答張籍兩書詩醇然自解
 未可著書闢佛之意及解駁雜之議
 其實張籍益友也愛公之深者也唐
 順之曰本是三節文字而浩動不羈
 茅坤曰退之不汲汲著書固其功之
 表至抑其時之不暇耳而云云者乃
 從為之辭然其文特工甚孫鑛曰肉
 效可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
 而或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
 作之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
 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德下無
 者抑其中有室復者故不可遂已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選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
 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
 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或無然今夫二氏之所
 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

之哉乃或作及○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
之意但退之何以有此畏縮語然擇其可語
則論佛骨表是亦不可已矣乎
 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
 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
 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書於吾何有言
書仍無吾字者皆非是○第夫子聖人也且
一段言著書關佛恐有禍患
 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
 孫奔奔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賴其待相與守
非是甚又或作至
 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
 存也可冀乎第一段言著書之難以無羽翼
者必先植黨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
吾不信也
 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
 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
 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
 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
 也下二及乎或並作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
至乎句下無也字

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第二也段言著書不可輕易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有為字或無世字却將不必著書作餘波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其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遠戚戚

於吾所為哉其何或作又何到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遺勝也非好已之遺勝也已之遺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遺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實有若好已下或有已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已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為遺吾豈敢避是名哉若上或有傳者二字以或作所皆非是此段傍及道說前書語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

子其復之管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
 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
 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能字本皆作爲考之
 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下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惡作鳥無於字作其為字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名來孟君孟郊東野也方高談闊論却將敘事作餘漢愈

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四終

